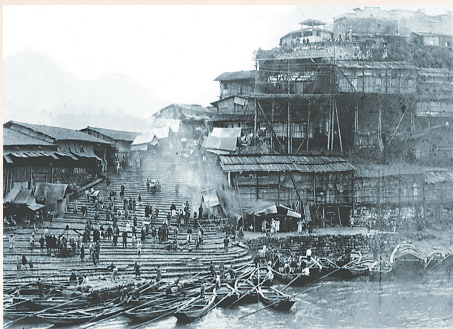


重钢抗战记忆：在敌机狂轰下，以钢铁铸就兵工利刃

□ 崇 岗

与民生公司协商在万县开设转口。经过一年半的艰难运输，也就是1939年12月底，5.68万吨物资安全抵运到了大渡口。著名的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曾说过：“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西迁终点站重庆码头

钢迁会采取的边搬迁边修建的方式，一年半以后，一座新的工厂在重庆大渡口诞生了。钢迁会在大渡口厂区分设7个制造所，一所发电，二所炼铁，三所炼钢铸造，四所轧钢，五所炼焦，六所制造耐火材料，七所修造机械并制造兵工器材。后来又增设了第八制造所，负责厂内运输。炼铁所需的煤铁原料由100多公里以外的綦江铁矿和南桐煤矿供应，借助綦江及其支流经江口转运至大渡口。



▲钢迁会对重要设备进行防空伪装

机轰炸的重要目标。钢迁会为了防止日军的轰炸，将工厂厂房、烟囱作了装饰隐蔽，工厂保住了，但人们的住所和仓库却遭到了惨烈的轰炸。

钢迁会非常注重技术的革新，对一些人员进行技术性的培训，举办三八技训班。抗战期间，钢迁会办有会刊《涛声》，自办食堂、学校、医院、农场、俱乐部、职工合作社等，丰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



▲抗战胜利《涛声副刊》文章

钢迁会所产灰口生铁、钢锭及轧制的钢材均供各兵工厂使用，是抗战后方兵工业生产最重要的材料来源。除为各兵工厂制造迫击炮弹、手榴弹和甲雷等兵工武器提供钢材外，钢迁会还试制了飞机炸弹、迫击炮弹、卡宾枪用钢等半成品武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抗战期间，钢迁会人才济济，李约瑟、林语堂、翁文灏等名流政要都曾莅临参观，赞誉钢迁会是“国之桢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先后将钱伯甫、钱克昌等地下党员“安排”进钢迁会，为党组织传递情报。其后，郑炯熙、徐世森、江竹筠等中共地下党员先后进厂，秘密开展工作。江

姐，原名江竹筠。1941年秋，江姐任重庆新式区区委委员，同时担任妇女委员会工作，这时国民党已经盯上了她，地下党组织为了保护她的安全，安排她考入钢迁会，在綦江铁矿从事会计工作。



▲江竹筠及其履历表

抗战胜利后，在地下党的组织发动下，钢迁会工人先后开展了“三·二三”大罢工、护厂等进步斗争，为重庆解放后重钢快速恢复生产、建功祖国建设注入革命基因，奠定发展基础。钢迁会已成历史，但传承至今的工业遗产已成为新时代的文化财富。2013年，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生产车间旧址作为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重庆钢厂被工信部公布为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重钢烈士墓2021年被公布为重庆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022年被公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革命文物类）。



▲随钢迁会西迁重庆的汉阳铁厂8000匹马力蒸汽机



▲运载工厂器材的小船在川江上艰难跋涉



▲西迁途中

致敬伟大胜利！丹青忆峥嵘

——中钢员工孙孝材系列画作欣赏

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穿越历史烟云，那段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中钢员工孙孝材用笔墨线条，勾勒历史轮廓与民族精神传承的轨迹，让历史有了可触摸的温度。

八十年前的中华大地，正被外来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蹂躏。八十年后的今天，战争的硝烟在岁月长河里渐行渐远，但当画家把光阴拉回到“百团大战”的爆破瞬间——焦墨勾勒的巨响、赭石晕染的硝烟——我们仍被一把拽回那个年代。



▲平型关巷战



▲百团大战



▲铁道游击队

当我凝视自己笔下的平型关巷战：军人们迎向枪林弹雨的背影，寥寥数笔，却写下“无畏”二字；他们的脚步踏碎旧中国的贫弱，也踏出民族独立的先声。

抗日将士的坚毅眼神被定格为永不褪色的焦点；那些从画布深处涌出的血色，正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民族气节。纵横交错的地道，粗犷的墨线与重叠的灰面，让“军民一心”四个字在幽暗中发出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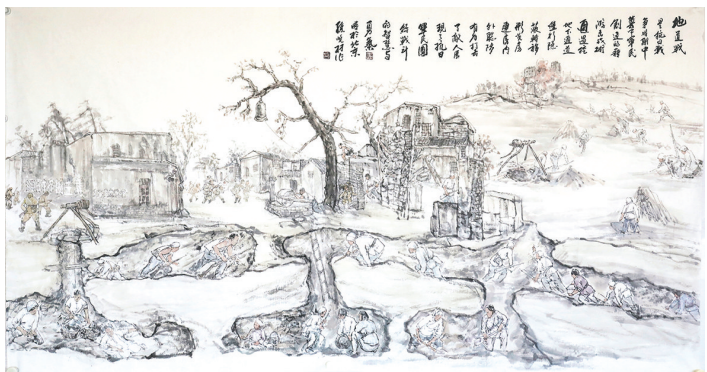
▲日本投降



▲东北抗日联军



▲卢沟桥事变



▲地道战

愿观者在这一幅幅静默的作品前，听见历史的回声；愿我们以史为鉴，在新时代的晨光中，把记忆化作开创未来的勇气。